元亨釋書 廿九之卅終

和書門
類 一八〇一四號 二二五函 一五架 一五冊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一八〇一四號 一五冊 七架 一九二函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014
冊數	15（15）	
函號	192	3

大日本国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毘盧大藏攝州報国禅寺住持比丘單況謹募衆緣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国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旹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九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三

音藝七

經師 聲明

唱導 念佛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拾異八

山背大兄王　榮常
諦鏡　太傅藤永手
大君氏　飛鳥貞成
賀陽良藤　粟田録事
諾樂京女　大安寺側女
賈盤島　蓼原村盲女
熊野村比丘　総州大守藤時重
江諸世　慧勝

藤常行　仲算童
役夫賀能　德滿
大峯比丘

音藝志七

楞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聲韻之作也有以矣、吾佛六十四種頻伽梵音、冷人樂聽、豈非攝化之巧便乎、故聲論聲明盛播于竺也、及陳思王感魚山之唄、支那之域音藝起焉、相次而見于傳矣、本朝以音韻鼓吹吾

移風改俗
天皇氏地皇氏之時先樂器及伏犧氏之王天下始作瑟使女媧氏鼓之聞者皆移風改俗云

法華所謂法音方便陀羅尼

道者四家焉曰經師焉曰梵唄焉曰唱導焉
曰念佛焉初與三科于梁傳矣唐宋刪之今
并二四者据系而得吾詳四者有伎行之異
是廢立之所以由生也蓋四者皆行也可立
焉流而為伎不可不廢也古者四者皆行也
豈可不立乎今者伎也欲不廢不可得矣然
則梁唐之廢立者不得已乎今之撰者全備
吾法之異途也又夫移風改俗世樂有之況
法音方便之摠持乎又四家之徒雖薄眦戹

（持經諸人）（小原之類也）（說經師指安居院灵山之類也）（唐宋之刪四梁之立）（据系四者明廢立之由是所以此書之為全史也）

不得不為法事之一莊飾矣故我正傳之外
于此而出焉
經師者持誦也亘顯密焉今之稱者資于法
本也昔者諸師皆挾勤焉梁傳取充者立科
吾本朝又如彼之初故養老三年正經師詔
曰須式唐道榮我勝曉語在資治表是以先
空清雅聞者久不倦春朝哀婉獄吏泣而捨
然未名家矣長保寛弘之間道命法師以雅
麗之音得感靈之異其事已載靈怪篇命之

（經師之為業兼經咒共作之然經師若之者偏取之）（見十六巻）（見九巻）（見十二巻）（見十九巻）

後此業繁焉然命又承延命延命承陽勝二
世不振至命而昌命傳隆圓圓傳隆命命傳
增譽譽傳快實實傳明實實傳慶忠忠傳能
顯速寛元帝御眞乘家愛誦經有祐宗者顯「師親見之者」
之嗣也精于家業矣薦奉天聽名施一時華
夷經徒慕効其法又有信昌者稟命者十世
與宗齊名天下諷讀者皆則二子又王公善「朗詠作者」
此業者比比在焉門下侍郎藤公任親受命
之音調名于時後授定頼承保帝召命之四

世永覺承音吉寛治天仁保元四聖系付鳴
于臺閣右僕射藤實定「德大寺之九大臣」稟于天仁而傳僕射
公繼或曰宗寢病淹子弟惓看養臨亡之日
諸子暫出宗忽高唱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法華」
子弟傍聞曰翁病少差乎文無遵奉唱今偶聞
焉快哉其後不繼子弟曰何其寡哉相語共
悵乃往又處雙乎拱肩上安祥而逝因茲而
言「八法華曰假名阿練若盂座假名秋沙門不為塵累者皆假名練若之徒」假名練若之徒又有昇脱乎豈持論之効
與惜乎賣彼而不事行乎廢幾諸諷之人尚

声明多数梵唄其一也揔曰梵唄故曰偏取之

至于宗哉

論曰諷經之藝非王臣之事矣君臣之間我不取矣曰不然漢孝元唐明皇歌曲之譽史稱焉若又臣者不勝計矣今夫此方君臣不歸佛乘已歸即猶何言乎況世尊之聲教法師之功德豈漢唐之遊讌戲曲之比乎哉又分行伎之異君臣之間豈伎云乎（比丘之於音藝有貴伎之心王臣之中豈其然乎）

聲明者印土之名五明之一也支那偏取曰梵唄曹陳王啓端也本朝遠取于竺音号焉

瞻西雲居寺開山也忍公受西師四世之孫

考古史延暦二年有正梵唄之詔然則古有之未立家也承和之初弘法奏置聲明之度其後寛朝善容唄（四巻）慈覺之遊赤縣也周旋十師之間旁傳此業爾來布濩寰宇覺傳智證證傳相應應傳淨藏藏傳慈慧慧傳源信信傳覺超超傳懐空空傳寛堯堯傳良忍忍事已見感進傳自居大原山盛唱此業以爲法事之莊儀（声明派多忍公傳学統于己矣）忍傳索支流統于己其受學于宴安者五世受瞻西者四世顯密聲明諸師音訣皆（声明之血脈）

能括囊忍深于聲明一日披唄策書畢諳忽
策中出光明自此世推忍之業焉然其後者
之忍之感應只受音韻且是大原之地成梵
唄之場方今天下言聲明者皆祖于忍焉
唱道者演說也昔満慈子鳴于應真之間焉
自從吾法東傳諸師皆切於諭導矣而廬山
遠公獨擅其美及大法五裂斯道亦分故梁
傳立為科矣吾國向方之初尚若彼又無割
判焉故慶意受先澂之譽縁賀有後讃之議

而未有閥閲矣洎承養和之間澄憲法師挾
給事之家學據智者之宗綱台老射儒林而
花鮮性具出舌端而泉湧一昇高坐四衆清
耳晩年不慎戒法屢生數子長嗣聖覺克家
業課唱演自此數世系嗣秩秩覺生隆承承
生憲實實生憲基朝廷聽其諭道綴于閨房
以故氏族益繁寛元之間有定圓者園城之
徒也善唱說又立一家猶如憲苗種方今天
下言唱演者皆効二千家夫諭揚至理啓迪庸

品哉千古之衆布聞忠之道其利博如也其德偉如也演説之益何術如焉爭奈何利路纔闢真源即塞數乞死期寄我活業謟譎变生變態百出搖身首婉音韻言貴偶儷理主哀讃每言檀主常加佛德欲感人心先或自泣痛哉無上正真之道流爲詐偽俳優之伎頤從事于此者三復予言焉

念佛者持誦之一支也修多羅中持于佛佛此方局彌陀焉或釋迦焉其始與淨土同出

已具于上矣元曆文治之間源空法師建專念之宗遺派末流或資于曲調抑揚頓挫流暢哀婉感人性喜人心士女樂聞雜沓駢闐可為愚化之一端矣然流俗益甚勧衒伎戲支燕宴之末席受盃觴之餘瀝與瞽史倡妓促膝互唱痛哉真佛秘号蕩為鄭衛之末韻或又撃鐃磬打跳躍不別婦女喧噪街巷其弊不足言矣

拾異志八

予修佛史博覧古記其關渉之灼灼者皆綴于十傳焉其餘斷事迹之繇吾者又甚異矣我不忍舍諸庚戦丕墜真化也作拾異志

皇極二年十一月蘇入鹿率兵圍斑鳩宮攻山背大兄王王即以獸骨置寢而將子弟竊隠膽駒山兵燒宮見灰中骨以為王焚死解圍而去過六日王出山左右欲討入鹿王曰彼大姓也恐多殺人我不忍也乃與子弟二十三人入斑鳩寺塔中誓曰我等以垢濁身替暴逆臣昇蒼天之雲坐淨土之蓮手捧香爐默然而住皆各經死須臾香煙氤氳上遍天雲寺塔之上靉靆垂布男作天仙女作天女駕鳥翔雲向西飛去天花散天樂響異香郁烈奇光炫燿時人仰見望雲礼拜蝦夷聞之曰上宮之尊族遭擯逆而死我家亡不久矣明年蘇氏皆殲蝦夷者入鹿之父稲目之弟也

天平年中山州相樂郡高麗寺有僧榮常持

法華一優婆塞常遊寺十日常與優婆塞碁
常毎下一著曰白衣白衣優婆塞嘲其口又
曰榮常榮常餓優婆塞口自喎斜以手拄頤
出寺未到家躃地而死
神護中有守進王者天性邪見不信三寶王
從山背赴奈良時毛野寺沙門諦鏡往山背
中路逢王無迴避處傾笠匿面立路側王見
之駐馬令僕打撃鏡逃走王追捕王行不遠
叫踊離地三尺許從者知鏡所為就鏡求救

鏡不受三日後王如墨而卒從者奏曰諦鏡
法師咀守進王而死乞報仇敕答曰守進自
招非諦鏡咎矣
寶龜元年太傅藤永手薨其子大中大夫病
醫治不效乞法救一比丘比丘燒香持誦于
時大中託曰我永手也我生平作法華寺幢
又或營八角七層塔我令其減造四角五級
由此墮地獄身抱火柱手釘火釘忽閻王宮
大烟充塞王驚問傍人曰日本國藤永手子

病呪師焚香持誦其烟及此也王乃赦我帰
本土而我屍已焼無所寄屢来告耳言已病
愈
肥州松浦郡人大君氏忽爾死至閻王宮王
曰此度非死期放還君氏見傍大釜湯中有
如墨株者沸躍浮沈其浮時急告曰且待至
弟由浮脣釜口陳言我是遠州針原人物部
古也我在生時掠奪細民白米由其罪報受
此熱沸憑君還本土書法華經此罪可脱君

氏蘇録此事送大宰府府献朝後二十年大
中大夫菅真道以記奏桓武帝帝宣施暁法
師曰地獄苦報經二十年得脱不暁奏曰人
間一百年為地獄一日夜二十歳未過一日
耳帝勅遠州問物部古旧宅具如記乃詔百
官諸僚書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妙經善
珠法師為講師施暁為讀師於平城野寺設
大法會慶讃薦冥福焉
賛曰桓武帝者夫仁君乎昔文王葬枯骨傳

尚稱焉况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經王乎
古云王者為民父母殆乎父母不如也
仁和中常州飛鳥貞成其家冨贍篤信三寶
嘗撰能筆翰者百人於金光明寺書百部法
華經如是十回已成千部設法會慶讃延東
大寺延喜法師為講師其日供施亦盛已而
貞成逝其孫春澤除州之掾到任驛亭厩中
有駿馬背成文曰飛鳥貞成春澤驚見以稻
千束買此馬歸宅敬豢一夕夢貞成曰我償

債為驛馬春澤夢中問曰千部妙經其功許
多何至於此對曰我生平善悪並造善悪之
報亦各別受今先悪報而我以經力後必生
天我命又不久耳夢後春澤寫經助貞成薦
不旬日其馬自斃厩中

寛平中備中人賀陽良藤善貨殖為州之小
掾八年秩罷居葦守郷其妻淫奔入京良藤
鰥居心神狂乱常執筆諷吟作書艶詞勢時
時有児女之音不見其形似聘媒焉如此數

十日一朝失良藤所在挙家尋求遂無得良
藤兄弟悉豪富皆會其家悲哽懊惱相謀曰
安得其屍薦冥福合族發願曰若得良藤骸
當刻十一面觀世音像即伐栢木等良藤長
項礼誓祈歴十三日良藤自其宅倉下出来
顏色憔悴如黄病者其倉無柱石上疊材營
構其下去地纔三四寸不可容人身而良藤
從中出人莫不驚恠良久醒寤言而曰我鰥
居日久常念女事時一女子以書著菊花枝

王之公妃也

来曰公主寄書我披讀詞意艶麗心情揺蕩
歌詠書問往来數返一日寶車迎我先騎四
人行數十里至一宮一丈夫門迎曰僕公主
家令也丈夫導我上殿帳帷綺飾須臾列珍
饌公主漸出容皃服色殆不可言也中夜背
燈入帳合歡情緒愛纏雖死不辭晝則讌宴
夜亦同寢比翼連理歡娯甚密遂生一男性
聰明皃嬌矣朝暮抱持未下於膝常念廢長
男忠貞立此児為嫡蓋子因母貴也居三年

是春秋之初

忽有優婆塞持杖昇殿公主侍女盡逃散又以杖突我背我從隘處出顧視家倉之下也時家人擧恠之乃毀倉視之有狐數十驚馳倉下土上有良藤坐臥之跡良藤居倉下纔十三日而謂經三歲倉下三四寸而為大廈廣殿皆是妖狐之魅惑也非大悲菩薩感應殆乎死狐窟其後良藤無恙十餘年年六十一遊

延喜中仁和寺仁元供奉門人平如有擅越

考問 吏学指南曰謂加刑也漢趙飛燕考問班倢伃

粟田錄事病死經一日夜蘇語曰冥司驅行到一城門時一高僧語我曰閻王若有考問汝報曰有書法華之願未果我白比丘曰生平無此願又師誰乎僧曰汝在生時有人寫法華至方便品汝以滴水加硯汝記邪我答曰然僧曰汝以此因故但言有寫法華願雖欲虚妄不為無緣我是方便品也語已不見即起閻王前王問生前修何善我對曰有書法華願未果而俄亡王驚合掌尊重令冥使

考魂虚實冥衆考察曰無之王思惟曰縱雖
妄誕言涉經乎須放還果其業我不任喜幸
便走出一禿丁立門側問曰仁由何事放還
我答曰啓以有寫法華頭是故放還禿頭亦
至王前王問如先答亦如先王亦放還錄事
後與平如同輩入市買紙欲書法華禿丁亦
同買紙錄事見禿丁如舊識禿丁亦見錄事
相惟二人熟見便知冥事禿頭言曰幸依仁
言得放還錄事執手悲喜市人多聞之無不

嗟嘆禿丁者河内知識寺知事僧也各歸本
所精進書寫
論曰閻王聰明正直不可加也故須万生生
殺之權苟非至明至直孰能與於此哉然栗
田錄事之事怪中之怪乎錄事之經預元妄
也閻王不知不明也至冥使監察曰無之王
曰縱雖妄言涉經須放還是非刑獄之法也
不直之甚也又彼方便品者化高僧以妄教
錄事何其法華真文之不典邪曰此理甚深

不為淺識之者易言也粗揚搉而陳之夫群生之廻轉者業障之所使也業輕者昇障重者沉諸聖之於群生也唯欲其昇不欲其沉而業障厚者自沉墜耳若毛髪許有拯濟之由諸聖施力於此而其業障厚者雖有善諸聖不援何也業重也今録事此生凡愚皆趣者也是諸聖拯濟之秋乎而録事生平又無伉善纔經書一滴之餘潤耳當其無餘殃而有微善之時宜乎經王之矯託也徵詞也閻王又

聖者耳只恐不免斯民於塗炭而障厚者不關矣遭録事之無障經王之加衛彼閻王者豈不發寛宥之言耶蓋閻王神足知録事之障竭也若不知者非閻王也知之是閻王之聰明也宥之是閻王之正直也何也聖境無礙也經王閻王通知也非區區世間昏狂窒獄之據冣而推勘之謂也又世只見録事之無顛之為妄也不知録事之障盡之是無妄之時也何也障者妄之所為也今凡障已盡

曷妄之有。以無妄之時發言者雖妄而皆真也。是以經王不妄矣。閻王不妄矣。故録事又不妄矣。蓋自無妄之中来也。世書猶言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況解脱之道乎。只其知録事之障碍。是閻王之事也。非凡庸之所及也。又人之暫死入冥而蘇息者皆非實死之適活也。蓋激感之所發也耳。若定死者不可蘇也。録事此生雖業盡而緩於為善也。諸聖大悲借冥示此異。而激勵善志耳。是以非定死勘

吏学指南曰勘問謂吏應推鞫者又曰推窮獄訟曰鞫

要妄之 是孔子厄陳蔡時之語

鞫之比也。故訛徼妄也。若定勘者閻不容髪。豈有之乎。只是諸聖激録事令作善因而已。故徼妄無咎。元是要妄也。或曰録事依經滴之微縁。須經主之加助。妄而無咎。蓋經主之功力也。曰不然。經主功力施於輕障。不能施重障。若録事有障。經王不得施矣。今世人不皆然乎。經王豈黨録事乎。況悉十無滴縁乎。只是悉十又障碍之與録事同也。二人此時避追耳。吾故言障盡是無妄之時也。或曰子

之障碍之義已聞命矣不能無微縁乎曰然
曰録事之微縁滴水耳参十無之何也曰参
十逢録事循録事之逢経僧也是参十之微
縁也曰録事之感経僧也滴水耳参十之感
録事也縁何事曰此蓋参十宿生與録事有
縁者也然此書只託一事而已不及於此吾
以我教之理推此皆是也我御所謂聖境無
礙也閻王知之也故参十又逢赦而帰耳矣
諾楽（奈良也）古京殖槻寺側有寡女父母昔日鋳観
音銅像高二尺五十寸造殿安之父母死後女
貧甚常對像訴飢寒隣有鰥夫潜通一日丈
夫雨下不帰其晩女無供明旦又不饗乃入
殿泣訴適午即門啓戸里人送饌言而曰聞
有容故贈草具耳女不勝喜脱裙與使者次
日女入殿礼拝像裙子挂像肩上
大安寺側有貧女常詣殿求福累日救之一
日詣寺門橋有銭四緡簡書曰大安寺修多（古佛経修理之料貸随而滋殖）
羅銭女入寺告之知事開庫果失四千取之

納庫明白女赴寺庭上有緡錢簡如先女又
送寺又明白女家閫内又有四緡簡曰大安
寺成實論宗分錢女又送寺寺僧惟問女曰
我比來詣大殿祈福衆僧聞之知佛慈濟返
與於女女得之漸為富人
大安寺側有商賈名盤嶋借寺修多羅分錢
三十緡往越州都魯鹿津貿易（貨殖之義）歸路受病下
舩乗馬至近州高島郡有三人中途相從至
山州宇治橋嶋問公等何往答曰閻王使召

汝者也將捉嶋一鬼使曰不可取也是寺錢
求易商使也乃語曰我飢甚汝有食乎嶋曰
有糗與之鬼食畢曰汝定應死然我饗汝飡
恩意深有與汝同年人當相貸答曰無三鬼
中一鬼曰率川社畔有一人與汝同戊寅年
也宜替彼且我等噉牛鬼也汝至家必饗之
嶋曰我宅有斑牛二頭當薦鬼曰我等以同
歳人替汝必受重罰汝呼我等名讀金剛般
若一百卷定脱苦罰乃稱名曰一高佐二中

知三槌言畢而去自送之不見嶋帰宅一年
果斃便入大安寺請南塔院沙弥仁耀二日
讀金剛般若經一百巻三日朝鬼亦来曰依
大乗力我等免罸只頭毎年修之言已不現
嶋年九十餘終
諸樂京蓼原村有盲女生一女子家甚貧里
中有藥師佛像母子二人向像敬拜祈開目
一時像臆如桃脂者忽然湧出女子怪告母
母曰取来子取與母母食之甚甜傳兩眼即

開
紀州牟婁郡熊野村有永興法師者智行兼
備有一比丘從興學其所持之具法華一部
銅瓶一縄牀一餘無長物比丘持法華居歳
餘以床施興曰我欲越山往勢州興使二僕
送且與糗為糧行一日次日令僕返并授經
糗自持瓶又携麻縄獨別去歴二年熊野村
人入山伐木聞誦經音累日不止村人尋之
不見往語興興入山深尋有一骸骨麻縄繫

二脚無嚴傍有瓶與見悲泣後三歳猶有誦
經聲與重往收骨其舌赤鮮
總州太守藤時重有循吏譽二日告府屬曰
我有大願轉讀法華一萬部我繁國務矣不
能自也今命管內釋衆速讀之然以米一石
充一部供諸吏告諸釋衆又須米焉於是他
州緇徒傳聞各録部數来集千万之數不幾
而足藤守大悦冬十月設大會而慶讃其夜
夢一比丘形服端莊執錫来語守曰汝所修

江諸世
大江諸世一時
之聞人也

可謂淨業我甚隨喜又進把手曰汝其勗乎
守啓曰美哉訓也公誰乎比丘曰我是地藏
菩薩也語已不見夢覺感幸便造夢中像瞻
仰供養
江諸世者初甚窶常歸吉祥天女所至之處
取木片安高所合掌低頭言南無大吉祥天
女經歳不懈一時過途前有布囊見之中盛
精粳一斗許攜而歸宅頓出半分供最炊晡
又欲爨半殘見囊裏其米盈貯如先驚怪而喜

乃炊半分翌朝囊米又盈如昨諸丗以為吉
祥天之恵也試取諸器頓盛盛已囊滿如井
水自此諸丗使為冨人能施他家未嘗窮竭
絲諸丗丗囊滿如初
延興寺沙門慧勝主浴室偶取薪一束與人
已而死時寺厨牸牛生一犢此犢駕浴薪車
能任重致遠餘不知也故偏充浴車牛一日
異比丘語牛曰慧勝昔能讀涅槃經今又好
牽車乎牛聞之垂涙尋而斃時浴室役夫捕

此比丘奏曰比丘誼寺牛死有司見此比丘
形良偉麗便以聞勅圖寫其像究似觀自在
大士帝欽敬召見比丘比丘忽然失所在蓋
勝生平持大悲者讀涅槃經故菩薩救護耳
藤常行者右僕射良相之季子也僕射家于
西京常行一夕潜如東京女舍一馬一僕而
已過大内美福門前路東有鬼炬火行者其
衆二三百許人常行為微行故避之無地僕
曰神泉苑北門常闢主其早進如教果開常

行屏門内柱下炬隊自此過常行倫眼門隙皆鬼也或隻眼一手三自二頭奇形異類甚可怖也僕主端氣其中或曰人氣近矣魁者曰盍執來乎一鬼迫門僕主以為不可免也鬼走反曰不可得也魁者叱之又差他鬼如先魁者怒自起僕主以為這回實不免矣魁者又反曰不可若之何諸鬼請魁曰佛頂尊勝呪在焉故不得也言已炬火皆滅鬼隊走散常行不知所由然不向女家從此而廻家

人間中夜不見何所之常行語事乳母曰妾昔日請一沙門書尊勝呪潜緘衣領恐是乎乃綻縫瞻礼合家無不稱嘆

南京仲筭法師有童兒初在睿山楞嚴院後事于筭童常轉法華筭曰少年之業習學惟競諷経誦呪未晩耳童自此逢筭顧眄乃為習學若佗時則勤讀法華二十日失童筭驚尋遂不得童潜入山誦経不食月餘已而得羽服成神仙後數月僕薪于山中遥聞誦経音

漸近則童児也童語僕曰汝還房告師與得
覲晤僕告筭筭跣足登山與児逢児曰我已
得仙與塵世隔今偶相見可謂良縁歎語者
久矣児将去告曰毎歳三月十八日近州竹
生嶋有神仙之會我亦預耳
役夫賀能者過睿山横川般若谷逢雨寄一
破宇中有地蔵像其像漏濕甚能見像庇不
全雨灑被體脱自小弊笠覆像而去晩年
受病而氣絶能生平無善事動多悪業便墮

地獄猛火焼身其痛不可言時有一比丘以
右手提能出鐵釜其比丘右邊額肩足及臂
皆焦然而告曰我在贍部洲睿山般若谷時
雨濕不可忍也汝以一笠蒙我其志難酬故
我入火聚濟汝不顧自焼耳言已蘇息能便
詣般若谷拜像像之焼爛果如獄所見
土州中村有一宇安地蔵像一時獵者得鹿
入此宇烹宰喫噉自若其中一人曰尊像恐
思臭穢乎一人曰像若悪之盍躍出避之時

帳中有物飛出如鳥之過諸獦怪而趁追落深草中迹而見之有地蔵像其長六寸諸獦於是悔咎改懺遂迎來寺恭敬供養

攝州水田郡沙門徳満年二十盲過三歳詣鞍馬寺祈之無應又詣長谷寺期一七日祈求至第七夜夢老比丘告曰我力不及汝當如近州彦根山觀音靈場懇請満如教第三日初夜忽眼開見燈眼根如元永暦三年也自此満居此修練云

沙門義睿遊諸名山勝地欲從熊野山入大峯詣金峯山迷而失路陟嶺降谷十數日適入一林中僧房修潔庭布白沙奇花異草及諸果蓏處處開敷睿見之驩怪窺一室有比丘年可二十威儀安庠讀法華其聲和雅如調琴瑟讀一巻了置經臺其經自躍昇空從終自巻至始又自結帯而還臺睿益怪乃至八巻亦如是比丘讀已作礼出堂見睿驚曰此地飛鳥尚希況人乎何以到此睿告迷路

比丘引客入房忽端正童子捧甘饌来客嘗
之甚美又見種種希事問比丘曰住此幾年
比丘曰已八十年我本睿山東塔三昧座主
弟子也壯年出本山處處修練老寓此山耳
客聞已生難遭之想又白比丘曰卿承不路
不通已見端正童子两三輩何作妄語比丘
曰天諸童子以為給使予豈妄哉客又曰雖
言老朽面皃少壯何乎比丘曰病即消滅不
老不死又豈妄哉比丘漸勸客歸客曰日勢

已晩不辨方隅又身心疲勞何不保我而排
哉比丘曰我非厭子此地潔淨不堪子居故
令去耳若欲止宿身不動搖口無言説心身
寂静黙然而任客受教初夜時異類衆形鬼
神會獣不知其數各各持香花捧果蔬百味
飲食羅列安置稽首礼拜次弟而坐異衆中
或作是言奇哉有人間氣或曰何人至此比
丘誦經異衆傾聽至明相現各作礼分散客
問曰希有異類何處来耶比丘曰子豈不聞

若人在空閑我遣天龍王夜叉鬼神等為作聽法衆。睿曰我欲還不知方所。比丘曰與子指南。即指瓶曰隨是去。時瓶自躍進去。睿趁瓶而行。行二時許到金峯山一峯。直下便聚落也。忽瓶昇空飛去。睿著村里語此事。聞者歎嗟。

元亨釋書巻第二十九

波旬以諸方便欲惱於佛。終不受。其詳後語。广曰我以三祇劫之行

元亨釋書巻第三十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四

黜爭九

序說十

略例　附

智通論　附

黜爭志九

凡人之有爭者黜它保自者也蓋黜爭之事三傳兼護法之科

昔婆伽梵坐菩提樹下魔王波旬將八十億

力將證大覺汝
行業未我一劫
劫業力碍三祇
之切广荅曰不
然吾身六之天
主也汝迦毗羅之
王子也其果報
優劣判然汝何
容易發言乎佛
曰汝不信我語當
呼地神證之時
堅牢現形從地
湧出證所以波
旬之行不及如
来一劫之業广
受屈而退云蓋
責ᇂ者不必呵
責之以理責之
也

衆咎執器仗致惱地神現形責魔魔懼怖而
去夫以世尊無量劫来已具種智豈受是等
障蔽乎而有之者濁世令之使也非世尊之
咎矣以故世尊不動一毛波旬受屈而帰滅
後尤多或斬菩提樹或焚貝多葉或開伽藍
門或壊阿育塔罽賓臂堕而死異見病至而
悔不唯王者之為梵志讃助而發也然彼自
敗亡我法自若矣至于東震益酷後魏太武
太平真君七年焚像経坑沙門者崔浩譖之

昔佛在世高数百尺屡経残伐猶高四五丈

支那日域有其塔猶在之而土無之也

師子尊者

崔浩腰斬
太武者太武怒誅之
柴周世宗
柴周世宗名栄逢
五季之乱世之國
用言而曰我聞佛
經之中佛誓濟人
之所欲今乱當之
時國用甚無豈先
佛之加助然則破
國中之銅佛以可
作木使群臣作之
群臣之中有諫者
自作之或寺大銅
像使臣破之臣
難之宋自持斧
撃像之胸而破
之也
徽宗依林氏
之勧沮吾法
其後天下大
勞街衢喧称
亡仏法之所致

也八年雷撃殿而倒太武遭癘殆死不幾為
常侍宗愛弑崔浩腰斬及五族北周武
帝建德二年毀像経冠沙門宣政元年感癘
而殂唐武宗會昌五年厄佛法李德裕趙帰
真勸之六年帝發背疽狂煩而斃敢真責誅
朝堂徳裕貶死崖州柴周世宗毀我教手持
斧撃大悲銅像鑱胸破帝後疽發胷而殁趙
宋徽宗宣和元年沮吾法林霊素諭之是歳
霊素放温州賜死于道靖康二年金人破汴

官名

姓名

姓也

道士

〇太武使崔浩書先祖之碑建苍路魏本拓跋氏自道武係魏改為元崔浩書道武以往之事故語一过謗以故有語

腰斬者不斬首斬腰云史学指南曰以刃断腰也秦腰斬李斯

帝知非而改称林罪放林於過州林既赴州國俗知天下之洪水者林之所為於道殺之云

京虜徽宗而去上之五代君臣皆感生阸於吾禍敗具從寔可懲矣我國家君聖臣賢仁恕忠良自真化覃此七百餘載上下崇奉轍治保祚以故君臣世授胤連曆長只欽明敏達之間有小厄者我法始至信根未洽又非背情孽臣矯之也而守屋之黨蓄不旋踵及于天長天元有闘墻事（天元五年台山有法淵流言曰慈覚徒欲焼我寺院有智證経藏云）長暦以来虐熖轉熾（三月山僧衆焼多武峯六月台徒火三井）（園城戒壇事 廿五巻三十丁）永保之始二火亦起率見資治表雖台相之一厄頗撼朝堂然王臣篤奉佛其始不加劇

治所謂撲滅不息至于燎原矣嗚呼我國醇淑而菑自吾出弊魔骨揞曰我来世入汝門衣汝衣食汝食破汝法魔黨其不可熄乎今欲全綴此方佛迹且令人知魔孽之所繇勸善懲惡古史之任也作黙争志

欽明十三年百濟國王聖明貢献釋迦銅像帝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輿中臣鎌子等奏曰古先帝皇之治天下也常有事於春夏秋冬祭拜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方今改拜蕃神

恐致國神怒大臣蘇稲目進言西蕃諸國一
皆拜崇彼方諸神未聞拒逆我此日域何慮
之有乎天皇賜像稲目稲目大悦捨向原家
爲寺安置供養此年天下疫疾亡多尾輿鎌
子等奏曰陛下不納愚忠作敬蕃神今癘菑
由彼興乞行弃撤天皇許之有司投像於難
波堀江焼伽藍於是天無雲而雨宮中太殿
俄災

敏達十四年二月蘇馬子起塔大野丘設大
齋會三月物守屋中勝海奏曰自先代及陛
下國多疫矣豈非蘇氏之信佛哉上曰朕亦
不能無疑守屋自入寺斫塔縱火燔之又焼
藏殿等既而取燼餘棄難波堀江是日無雲
雨下守屋又捕馬子所奉善信尼等禁錮海
石榴亭不幾帝并守屋患瘡天下又多患之
死者相枕患瘡者皆曰我身如打如焼人人
相謂曰是焼像塔之殃也後二年守屋伏誅

天長十年七月睿山義真寂以座主位私授

圓修大衆不肯山上鼓噪真之徒黨修之者
五十余輩大衆擯之勅尚書右丞和真綱上
山罷圓修座主職修移和州室生山承和中
入唐帰住山雲寺
天元四年十二月敕餘慶法師補法性寺座
主慈覚之徒詣闕奏曰初太相國貞信公建
法性寺以辨日法師任座主以来九代相継
而慈覚之門當之今第十代始以智證門人
加之是慈覚之徒失望也敕荅曰告檀家檀

家報曰隨毅相讓而不斷於是慈覚之徒一
百六十人向檀越廉義公家喧訴相家不聽
慶有争論天禄帝聞之激怒曰貞信公初創
法性寺不必附慈覚下門只是撰智行兼備
者為座主適慈覚之門多人故相次領之今
餘慶亦有智行譽而任之何必守一門乎况
喧争敗徳非浄侶事也下詔息百六十人者
封職焉自茲兩門不和拒争日滋智證之徒
出叡山各居別院餘慶率門人住觀音院勝

筭并門人修學院勸修并門人解脱寺穆筭
并門人一乗寺餘衆百余人猶在山上千手
院五年正月敕侍中平恒昌登千手院宣耆
宿曰傳聞日者智證大師之徒多散逸經書
秘文悉有紛失固加衛護因之置宿衛守經
藏又下敕曰座主良源欲燒千手院殺餘慶
穆筭等陰謀難匿早止其機後而毋悔良源
上表陳謝其略曰放火殺害我法太禁自作
教人波羅夷罪吾輩於此是道之常誰違天

聽頭決真僞
永祚元年九月敕餘慶為延暦寺座主慈覺
之徒奏曰智證門補座主者不可開講堂使
固閉戸永延帝并大相國藤兼家以為過訟
十月二十九日詔尚書右丞藤有國作告文
登前唐院（慈覺之塔）訴衆徒之暴戾有師子身中
虫之句
正暦四年八月觀音院成筭之徒與睿山衆
有郤慈覺之徒燒千手院及壞房舍四十餘

宇兩門相爭於是慈覺之徒擯智證之徒一千人出山

長暦二年冬朝議以三井明尊爲天台座主十月二十七日慈覺之徒捧狀迴之三年延評已定二月十七日慈覺之徒盡會法成寺南門相議列向相府訴之相門固閉不入衆猶蠢蠢不散相吏開門告衆曰今日先還明日有議太衆退明朝會祇陀林寺相府使使告衆曰天台座主位古来重之故選智行全具者補之不必局慈覺一門智證之門亦多有焉方今明尊僧正徳位相宜慈覺之徒有相若者乎乞莫拒詐太衆聞之嗔怒叫馳乃走趣相府府門堅閉太衆呼譟扣門至穿門柱下地相大怒使能州刺史平直方率兵射太衆衆中亦有挑戰者宋勢有膂力拔大刀擊官兵官兵衆徒死傷兩多十九日宋勢付獄以降見資治表

序説志十

太史公撰史記百三十卷其終一卷者序傳也以明一書之始卒也此志擬之云或曰易有説卦序卦此書取之作序説志

大覺渾然未嘗判矣瞿曇大聖人剖析而數
出矣其爲數也有半焉有滿焉矣二焉三焉
及九焉皆半也十焉百焉及萬焉皆滿也半
常設小矣滿常設大矣然居渾而見數者判
而常渾矣在滿而見數者半而常滿矣故渾
而判判而渾滿而半半而滿是我圓極之徵
言矣此書有五格焉傳贊論表志也傳十也
贊二而或繫焉或綴多焉論又二而通別
也通訛評焉別解惑焉表一也志又十也并

格者半數也寓判而非小矣十傳者所以載
其人也十志者所以記其事也雙十者滿數
也寓渾而設大矣一表居中焉所以通半傳「兼上下故」
志也不載空言見之行事雖采國史實釋氏
之通表也數止二「表也」一者雙十「傳志也」之統也蓋一者十
之所歸十者一之所成天下之數未嘗不一
也十也矣又一者渾也十者滿也渾而無不
滿故一而之十焉滿而無不渾故十而反一
焉是自然之理而此書之數也傳之十者傳

智一慧解二淨禪三感進四忍行五明戒六
檀與七方應八力遊九頭雜十表之一者資
治也志之十者為學修為度受為諸宗為會
儀為封職為寺像為音藝為拾異為黙爭為
序說維我佛乘智為先導勸示悟證皆智之
操進真來唱昭訓去學澄海棠西相繼高蹈
自茲此方競觴真詰傳智居初焉智之與慧
名異辭同赫赫諸子惟業惟隆不唯開思修
勤解通慧解續焉擧緣觀察愚夫所行單傳

直指如來禪清淨禪續焉慕道之士進其為
精進進不止感應便生進感續焉佛道懸曠
動有退還忍之為德不崩不騫烈士行之曜
後揚前忍行續焉戒法毗尼如來威儀不唯
固持明之知之明戒續焉檀之為事施與營
築厚薄有異共歸興福檀與續焉古聖深悲
周流屢遷善應無方是名巧便方應續焉智
用為力有動乘斯萬里游戲尋道訪師力遊
續焉我有大誓其品萬科隨類俱作清濁揚

左傳序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異同也

外格多福者人之行施必受福報比丘受施為使它人受福報也

波頞雜竟焉是始之十也史之為言繫月繫
年我法無暦假渠寓旃渠亦假我政和祚延
作資治表一焉人生童昏不學不明但學浮
動修而習成去斯二路道無佗行故置於始
惟術惟程學修志起矣入道為度得戒為受
度道之標戒道之守度受次矣吾門殊塗其
歸一致得致知塗不則道毀諸宗次矣我法
有為會而有儀君臣貧行人給國治會儀次
矣道備德盈受封居職內榮門庭外格多福

以吾门之治乱鑑佛来之興衰也

論語曰十有五而志学

封職次矣獨立無居獨依無室依立相應有
事偶宇已作吾門萬覩寺像次矣維此
世界音作佛事鐃鳴磬響軌儀全備音藝次
矣吾佛靈感倜儻不羈片奇小恠收拾不遺
拾異出矣治以鑑興乱以鑑衰背觸來覡我
以鏡知黜爭出矣物必有頭事又有由欲詳
始卒序說而休矣初予覃總角而離家逾志
學而遊方周旋相陽福鹿之門辛勤而歸目
見大藏有僧史之三傳所謂梁唐宋也而此

宋傳之文章未必出一手古德之中有碑碣者不加潤色一載之故

三傳不精史文蓋梁傳者戰國之文（文章諸依治航陟降倣也）病體裁馬唐傳者敘事鄭澁傳論文同宛似銘辭宋傳者駁雜骫骳任古碑碣絶無筆削古来聖賢之事業不能顯煥（曲也）頗惜之焉（三傳共不全史故）又佛法入斯土以来七百餘歳高徳名賢不為不多而我國借醇質雖大才碩筆未暇斯擧矣其間別傳小記相次而出然無通史矣故予發憤禪餘旁資經史竊閲國史洽掇諸記日積月累已有年矣遠自欽明迄于聖代補綴裁緝為

凡内外典籍皆有著述皆假体于外書之中具体而備者史記而已史之為体有傳有表有書也僧傳只立傳不立表書故謂偏傳今書有此謂之全史亦不誣而已

三十巻僅成一家之言不讓三傳之文（此書之為体寧受陋文之嫌不受駁雜之訛也）名曰元亨釋書古傳（三傳也）者偏傳也今為全史故改名焉又夫古之著述或罹窮愁（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於後世）或求見世雖仲尼猶然矧其餘哉余塵纏早脱世繳（世網之繳也）不及韜晦我常豈與開名只欲明佛祖之法揭聖賢之迹令可良之人知所式之塵也耳此予之志也曰古科十品三傳承襲此書何異曰此書雖變古傳古科皆在其中矣夫傳智者譯經也我國無譯事故換焉然其傳來者一

也慧解者義解也淨禪者習禪也慧之與義淨之與習其所名模不當天淵之隔矣進感者感通讀誦一之古傳瑣碎以義視之皆進也故合焉忍行者遺身也古傳遺身之目無含蓄也明戒者明律也古傳次三學故亞禪焉今配十度故居忍下檀興者興福也福者檀之報也替名而表本顛雜者雜科也今分六篇蓋智不足者駕頓而達彼岸故闕頓度攝諸色也方應游古科無之今詳法義建

護法 又邢五君沙汰佛法取我徒之有勇者奮而不顧身欲救之其功無不遂以有大志故古傳聚作護法篇此方無其等之擾害鋤之

二焉梁唐削滌一二科不為無據耳護法者今鋤之此土無暴君悖吏何護之有而志有艱爭者草昧自家之小危也非臣廢矣文古（非翅五君之沮法列一国之守欲滅管内之佛化然比援而止者往々在焉）傳無表志今立之者備史法也我謂古傳為偏者是也矣曰春秋三傳不立志豈不良史乎曰彼編年也無志可也已分傳則史遷焉不全哉不能逃君子之誅矣曰子攻古傳者（書之立傳者皆祖述史記三傳又尓也則渠而不全者諸師之非也）深矣而宜寧之諸師高德偉才豈可容易而議哉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三傳之師道博

彼諸師之所蘊
徳行之中史
才者末而非
也

此書擬漢唐
之書並名釈
書彼以国名之
此以氏名之比
擬相應然則
當名釈子然
此書又非諸子
之類故謾取
名釈書乎

徳大而吾之所欽也然史才者末也矣昔黄
太史見三僧傳恵文義鄙淺而欲删修之又
洪覺範屢議唐宋二傳非予獨言之矣曰子
（見林間録）
之釋書名取諸何曰漢以來以史名書所謂
漢書晋書唐書等也曰漢唐者以世以國故
名書而佳矣今釋者氏族也世尊取以為名
此書應稱釋子蓋孟子荘子之謂也然諸子
不史也此書史也僭取乎曰不然子知世書
之有彼而不知吾敎之有此也我大覺世尊

身土不二世屬土名屬身四法不割唯一覺
也子何輕議哉故為其系胤雖有聖凡之異
（以此義視之名与世不異汝何疑以釈名書哉）
皆一種也猶世俗之家有賢不肖之子矣不
可以不肖不系其氏族也故予名之以釋書
又漢晋唐者國而皆姓也我釋書之稱不多
乖乎曰子廢古科配十度然者此方之人咸
太機與曰有斯言矣夫此方視於竺支狹矣
盖印度闊於震旦震旦闊於日域而印度小
乘多大乘寡加以婆羅門九十五種大乘之

法华曰雖有魔云〻

於印度也牛毛之雙角也震旦大乘多小乘寡加以儒墨老荘乘時陵我者不少焉大乘之於支那也鼎鼐之一足也我日域純大無小其倶舍成實者備于學而已不立宗焉有儒而無老荘老荘之書又備于學而已不立家焉只儒有數家焉而不與我競蓋雖魔魔民皆讓佛法之謂乎以印度地闊而大乘寡支那地狹而大乘多而見之我國小而純全太機者非理之迂矣蓋我道之機法者不因

凌也

古云三教如鼎足

手淵之義

地之廣狹乎盛哉吾國東方醇淑大乘之疆乎命此土者不爭我法無異道也學我法者不起小徑無二乘也是故此書以波羅蜜建十科也曰如子言此書所列咸菩薩與曰然菩薩有二曰滿曰分波羅蜜亦然譬登山焉到頂者躋麓者齊穪登山焉何也躋麓者竟達頂也皆吾道之大機者皆為菩薩何也自分至滿也曰子以此方為大乘域又愛吾廬之謂乎曰大般若經第三百二日我滅度後

淵明詩
吾又愛吾廬

經文繁衍文章之体印土好廣支那好畧故諸譯師随支那之風簡畧之云幷師曽憂諸經失印土之体故以大般若随竺之法而廣之

後五百歲甚深般若於東北方大作佛事我
此日域金口已說豈始而言之乎曰彼經說
滅後流傳始東南方巡至東北子何獨取東
北哉曰不然雖說八方流布特稱東北而為
最也故舍利子白佛言於東北方當有幾許
住菩薩乘諸善男女於此般若書讀修說佛
言東北方有無量住菩薩乘諸男女等然經
文繁衍恐人不委斯旨予親熟看亦不疑也
蓋佛讚東北不似餘方第五百八又見焉曰

韓文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揚大醇而小疵也

如子之言東北為最而支那又東北也何定
日域哉曰支那日本雖隔海而氣候同何也
此土用唐曆不有差互也若佗域者數乖矣
故我言佛說之東北方者支那日本并之矣
何也氣候同也見其氣候之同宜乎吾佛之
并言之乎曰然則支那又大乘之域乎曰支
那者大醇而小疵日本者醇乎醇者也曰此
書立波羅蜜少有倒逆又諸師有不留一波
羅之者何混而顛乎曰序次雖倒意順也何

也夫十度者五度如次智度分為五所謂慧方願力智也智者總體也故置第一慧者大用也故次焉餘三度各用也智中少互無害今分智而置初後者應知雖權戒又智也釋論之中一度各具六應知雖十皆各通具也以通具見之少互無咎而又有順理於其中耳寶雨經曰菩薩以智為先導乃菩薩人勤作無非智此書主行故以十度建十科又諸修多羅十度以蒲位為次序今之十傳取諸分故有少倒譬石砌路焉大小曲直者石之質也方面布置者工之巧也路不得不整矣吾以波羅之分蒲修菩提之砌路其間詰諸子之大小曲直者不見吾之太道矣

略例 附

桓武之後追謚缺焉其間一二不備足焉今以年号呼帝者

州号古来呼者不醇矣今以二義簡之所謂上下簡辟也上下何九上字不復出者皆以

上字呼之山州攝州等也上字復出者以下
字呼之和州賀州等也簡辟何九二字或上
字復出或下字復出皆能簡辟呼之若又復
出多者始後簡来美州之来始者簡信作也
波州之来後者簡丹阿也又上下前後之者
加之字而呼頭見此書善簡辟焉
官位皆以唐宋呼之古儒已配之矣非新例
矣
表中年德寛平前後二例皆史法也

漢与楚皆軍
廣武羽願与
漢王挑戦王曰
吾寧闘智不
闘力自数羽

表中雖立二例正傳之中諸年曆且從古史
右五條
智通論 附

師元亨中奏此書於臺閣之間有以儒鳴者不精于佛書曰
佛之為教以智為至我儒不然以智為次然則佛者不及乎
儒歟是不精于佛書之過也若不辨之疑雑及此書故作
此論以附于後

釋書出焉有儒一生言之曰我名教立五常
智居四焉蓋智者聖人之次德也易曰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
鮮矣是夫子黜智之言也又皇帝王霸步驟
殊塗以智為霸者之權也故漢高祖曰吾寧
闘智不闘力又老子曰絶聖棄智然則論大

十罪云し

朱晦菴盛謂此義然我徒之中未有辨之者

道者斥其智矣吾聞三教一致聖人無異此
書何先智乎又我儒不言神惟此書感進神
仙拾異等篇基於此蒙竊惑焉余曰善哉問
乎不子今言之外學之議我也自古而然我
今片言可以解千歳之惑矣夫吾道一心也
心外無餘以心為身以心為土身土皆心也
況思想作為乎吾佛以四智應於万彙所謂
圓鏡一也平等二也觀察三也成作四也佛
心之明淨者鏡智也佛心之均同者等智也

修多羅華云義味無尽諸論所指皆曰契經所以契理契機名契經也

佛心之知覺者觀智也佛心之云為者成智
也四者之體曰法界法界之用者四者也體
用皆心也蓋因心而見體用者五之者未嘗
有異矣今其如來一代之説相者觀察之一
智也大般之神足者成作之一智也以觀察
而應機也為大為小為權為實為偏為圓為
修多羅為毗奈耶「或毘尼奏言善治」以成作而應機也為幻為
化為明為通為三摩提是吾佛不思議之智
用也然以鏡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

明淨也。以等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均同也。修多羅毗太奈耶亦然。以鏡智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明淨也。以等智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均同也。三摩提亦然。文以觀察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知覺也。以成作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云為也。綺錯交互亦然。故吾佛一說也。四智備矣。一通也。四智全矣。若隔礙者非所謂圓鏡焉乎等焉觀察焉成作焉也。豈仲尼伯陽偏談局說之謂乎。譬滇渤焉。東西南北一海也。而東方之民曰東溟。西方之民曰西溟。南北亦然。人自名耳。海豈異乎。汀瀅（汀瀅潢潦也以喩孔老之智也）不必然。有方所有淺深。不可得不異。宜乎子之以行智神怪而議吾乎。文三教（圓融之義）一致。聖人無異者。我智上之詮也。非子之心外教之所知也。彼所謂智者之智者偏智也。非圓智也。彼所謂霸者之智者權智也。非實智也。彼所謂棄智之智者小智也。非大智也。彼所謂神怪者妖孽也。非明通也。

孔子壯歳、時戯扛國門之関、此関不尋常之人四人相對舉之

又怪力乱神之言出於論也然諸儒不一也或作二事或作四事異談不少今且就子之四事之言而辨之孔子之不語怪力亂神者非絶不言也慎言也後儒不明仲尼意絶言於四事者惑之甚也我祖出其端焉易曰陰陽不測曰神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仲尼豈不言神乎春秋二万言皆褒周諸侯擾奪之事也仲尼豈不言亂乎孔子之勁能扛國門之關不唯口言也身自為之乎季桓子

趙

穿井得土羊仲尼辨以木石水土之怪［国語曰孔子曰今土羊者土之怪也］豈不言怪乎九經傳之中孔子之渉四事之者多不暇纏擧矣孔子為名教之祖無訓於世恐凡庸之溺四事而有此迹也陋儒迷跡而為孔門之徒絶言於四事者可笑也夫四事者昧者之所溺也而又不可無也君子能辨之我法悲智吏發神用以利天下豈同陋儒之局見古来大賢之感應棄而不齒乎全宗之時有歐陽脩者修唐書而舊唐書多載佛氏

之神異僧術學孔迹而刪去者千餘條僧之
偏識可畢矣夫良史者褒善而鑠後世貶惡
而警後世故善惡並書而不匿彼僧何爲者
乎任吾喜怒一切刪之蓋僧之意以佛爲怪
爲異道也縱佛怪異也時君好之僧何不並
書加褒貶無後世而例刪之乎劉煦之文實
淺矣僧文雖加之而識不如煦乎僧亦惑論
之四語之甚者乎文吾佛之神用者幻化也
諸聖未爲奇也凡愚以爲奇也蓋欲開凡愚

之淨信也譬傀儡焉長者未嘗以爲奇也何
也知棚中牽抽也愚少以爲異而戲著追逐
何也淺識也今以神怪或斥或嬉齊惑也何
也爲奇故也君子不然幻也化也何有於此
乎曰吾議子書子何引佛蔽之哉予曰甚矣
哉子之難曉乎昔人有學舜者蚤夜孳孳去
其不如舜者附其如舜者故謂之舜之徒焉
吾人豈異哉只恐蚤夜孳孳不如佛焉不幸
而不肖者學之之不至者也學者之大志皆

是也今吾學佛者也此書諸師皆學佛者也
夫學佛之者繫學佛之人而以佛之事其不
學佛之人不知佛而罪之是乎非乎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東福海藏禪院重刊
元亨釋書化疏有叙
大日本國平安城濟北
大沙門扁關禪師譔元

亨釋書者寔
本朝僧傳之權輿也其
書凡三十卷始於傳智
終于序說上自推古下
至元亨七百餘年間事
若僧若士庶之傳若寺
字佛象之志若國家
君臣資治之表有一關

乎吾釋氏者靡不登載
而收錄焉至延文庚子
六月有旨入藏頒行
蓋從其徒圓道住持龍
泉淬公請也是書既鏤
版行於世會永享壬戌
二月十六日司烜失職
本院遺火延及書庫凡

歷代三教之書與編祕帙一夕而燼則版亦成烏有矣聞者咸惜焉茲者師之上足前南禪

性海禪師以其徒請由東菴遷瑞院事未幾百廢俱擧仍圖重刊茲書費用不貲遂命在城等

持比丘周信儼詞製疏
巡叩
十方諸大檀那貴官長
者緇白男女之見聞者

慨然樂施以濟版事其
獲福可量也哉疏曰
維元亨釋氏之編寔
本朝僧史之筆回梁曰

唐日宗三傳雎回君皎
子宣君寧十科或異慨
茲海藏龍宮之失護俄
驚琅函玉軸之帰空天

道好還行脊印板于就
斯文復作正好點筆疾
書增濟北之陰涼壯海
東之福地

天子萬歲　宰臣千穐

至德元年甲子六月日　疏

本云

明德二年辛未十二月日

重刊置於海藏院

元亨釋書者近代板行于世者悉皆活字成行故不能無顛倒錯誤而未有鏤于巨板者也而又未有加訓點者也今雇良工張貼海藏院古本於木以彫刻焉且又考諸本之舊點而補寫于其行間并刻之每板一枚面背共四葉板計二百十二枚紙計八百四十七葉都爲全板夫是舉者蓋是　本朝三寳之流布而又近代一板之最勝者乎庶幾將行于不朽而傳於無窮

哉

寛永元甲子年春三月日

洛下小嶋家富跋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